

年后有许多书可待,比如过完春节就要出的王朔的新书《我的千岁寒》,此书被他称为是自己的最后一本纸媒书,也是超越以往的作品。书里的故事,据出版商说很晦涩,里面浓缩了王朔六年“隐居”的新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中一段内容是他前段时间一直在说的《金刚经》,并用北京话来翻译。榕树下文化信息公司花了“一个字3美元、总共36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这16万字的书稿。

三四月份毕淑敏的新小说《女心理师》也要出来了,讲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学习并担当心理师的故事。你会在其中看到很多人和事,第一印象可能是悬念和奇特,深入其内,才会发现所有奇异的事情,都有内在的逻辑和出人意料的解释,人性是如此的丰富斑斓。

重述《白蛇传》的小说《人间》也要在四月面世。看来这个春天,还是非常可期待的。



《嗜书瘾君子》  
[美]汤姆·拉伯著  
陈建铭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20元

## 书生与狂人

舒罕 / 文

小时候,最喜欢听隔壁老爷爷慢悠悠讲聊斋故事。他讲故事有特点,把书里情节重新穿插编排,按自家路数随性讲来,开头似乎总是:“从前有个书生——”

渐渐地,“书生”一词在我心里幻化成一个年少英俊、心地善良、背着书筐四处游历的形象,而且总会机缘巧合撞上或诡异或惊险或浪漫的事。

现在再来看“书生”二字,有了更多的想法:是以书为生的人,还是为书而生的人?或者两者都是?这一类“稀有动物”为书痴,为书狂,为书不惜口袋光,为书甘受他人笑,为书哪怕奔波忙。这样的人,是最傻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响当当亮铮铮明晃晃的真性情在。

莫看书生多是嶙峋瘦骨,弱不禁风,但只要有书的蛊惑,什么事不敢为?手里新得到一本高鼻深目的老美汤姆·拉伯的“游戏之作”——《嗜书瘾君子》,他对书的行径可以用“恶劣”、“不择手段”来形容。

虽然不知作者是何方神圣,但是不妨碍你在一瞬间被他疯狂的举动所吓倒:疯狂地反复寻找、购买;贪婪地收集;不计任何代价地占有;充满病态意味的鉴赏。整个人就像上紧了发条的自鸣钟,时辰一到,鼓乐齐作,嘡嘡嗒嗒的声响立刻淹没一切。

最能引我入胜的,是《伪癌君子》和《梦幻书店》两个章节。尤其是前一篇,煞有介事地教人们如何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君子”,列出的几条窍门令人捧腹:从书架上精装本平装本的映衬,到人为把新书做旧造成频频翻阅的假象;从书架上小饰品的摆放,到每本书里书签的次序,不厌其烦。其目的是“要让其他人信服你学富五车颇费一番工夫”。

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半认真半戏谑地叫人

读《四库提要辨证》,说是可以装扮成“无书不读,高深莫测”的博学硕士来。

作者甚至列出一张“狗屁不通词汇速查表”,供伪士“灵活选用”,这些词汇不管怎么拼,怎么凑,保证可以让你说出的整句话维持前后一贯的言不及义,而且每个“狗屁不通词汇”绝对能深深打进每个嗜书者的心坎儿里。这张妙趣横生的表格上,三横九纵,每一列的词汇都可以横向自由搭配,创造出一大堆看似深刻艰涩,实则狗屁不通的句子,作者随手举例造出了一组搭配,“中产阶级后设语言的胡言乱语”。

读到这些把怒骂寄托在嬉笑外表上的句子,还能仅仅把这书当成游戏之作么?

末了,想说说陈建铭的译笔。之前曾欢天喜地拜读了陈先生译的《查令十字街84号》和《藏书之爱》,前者的幽悠宛转与后者的恣肆汪洋相映成趣。陈先生曾供职于台湾大名鼎鼎的诚品书店,自身也是一“嗜书瘾君子”,对此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了这样的心领神会,译起书来果然是相视一笑,莫逆于心。再者,译文不求刻意的直达,而转于细心布局与着力描摹,直到译文浸润了原作那股浓郁的书香,文中多用传统中文的俗字谐音插科打诨,成就“滑稽亦自伟”的境界。很有些像杨绛先生译的塞万提斯,不求句句对应,但能浑然一体,彼此不离不弃。读到这样的文字真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想每个读到这本《嗜书瘾君子》的书痴们,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三种境界:“仰天大笑出门去,同是天涯沦落人”,此第一境;“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此第二境;“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第三境。既然这世上从古到今有这么些翩翩或者不那么翩翩的“瘾君子”们四处游荡,那么再多一个我又有何妨?

## 当张爱玲和钱钟书混合

刘瑜是个网络写手,网名叫DrunkPiano。一开始读她的文章并没有在意,却是越读越欣喜。怎么说呢,她的文字,很有点像张爱玲和钱钟书的结合体,现实并冷静,辛辣里带着辛酸,刻薄却又渗透同情。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现居美国,写小说、随笔、政论,在《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专栏。她说,她对文坛毫无兴趣,所有的文字,都只是写给时间的情书。

《余欢》这本小说分上下篇。上篇“孤独得像一个星球”,围绕三个在纽约生活的年轻中国女人展开一系列故事,风格感性、幽默而犀利,把这些高智商高学历的男男女女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极为生动。下篇“那么,爱呢?”,则以轻松调侃的语言讲述了纽约的几个中国留学生通过网络征婚的故事。男女主人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年纪也老大不小,寄希望于网络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上演了……

她小说里的人物并不讨人喜欢,情节也没有特别之处,但文字充满了幽默和智慧。尤其是时不时来一段比喻,极为精妙,叫人联想到钱钟书的《围城》,让人忍俊不禁。

她写博客。因为是政治学的博士,她的博客经常会涉及政治学的东西,有道理且毫不枯燥,而博客中记录生活的感悟,经常叫人会心一笑。有人说,看她的东西,你的嘴角会挂着微笑。

《余欢》选摘:

陈朗、杨如意、郭小蕾三个女孩围着一盘清清爽爽的土豆丝,陶醉地吃着,她们分别已经27岁、28岁和25岁。分别穿着红色、黑色和白色的裙子。她们最喜欢的食物分别是西瓜、西瓜和西

瓜,而她们最讨厌的动物分别是蟑螂、蟑螂和蟑螂。她们有过的男朋友分别是3个、2个和0个。她们平均每哭一场的间隔分别是3天、5天和4天,但平均一天微笑的次数是29次、15次和138次。她们的政治立场分别是“自由主义”、“什么他妈的政治观”和“我希望熊猫永远不灭绝”。她们理想分别是“一个悄悄在夜总会唱歌的著名学者”、“Max Studio总裁的情妇”和“12个孩子的奶奶——这12个孩子的头发要有各种颜色”。她们对生活充满了斗志,虽然她们也不知道这斗志来自于信心还是恐惧。窗外是一个叫做纽约的沸腾的城市,而这座城市和它的沸腾,说到底,和她们没有什么关系。

客观地说,王微对网恋这一套失去耐心,不是没有理由。任何东西,吃多了就会腻味,网恋当然也是一样。看准一个漂亮女孩,死皮赖脸地给人发信,约她出来,找一个餐馆请她吃饭,故作幽默或者故作深沉,百般地讨好,仔细揣摩对方一颦一笑的含义,第一次面试之后,还要及时跟进……这一切繁琐的搔首弄姿,来个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只是让人觉得麻木。这一切都让王微怀念人类还是猴子的时代,那个时候找老婆,哪有那么复杂,对着竞争对手的脖子一咬,然后直接把母猴子给强奸了,多么简洁明了。而现在,程序何其繁琐,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程序,都必须注入饱满的热情。而热情这个东西,又不是精液,今天休息一晚上,明天它又涨了上来。热情这个东西,甚至都不可能是水稻,一年两季,年年如此。说到底,它就是一种石油,在地底下蕴藏千百万年,才能产生那么一点能量,并且用完了就用完了,是不可再生资源。

## 新书架



《海》(爱尔兰)约翰·班维尔著  
作家出版社 定价:25元



《马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  
(法)阿兰·维尔贡德莱著  
作家出版社 定价:46元

《海》是2005年布克奖得主——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的获奖作品。

《海》是班维尔的第十四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马科斯·默顿的中年艺术史学家为忘却丧妻之痛,回到儿时曾度过一个暑假的海边小镇。事实上,那个暑假并没有给马科斯带来欢乐,相反,一起意外事件留下的心灵创伤几十年来一直笼罩在心头。马科斯如何在这块“伤心地”抚平接连不断的悲痛?

《海》是一部关于遗失、身份和记忆的小说。梦呓般、散文诗一般纯净的语言,时空交叉,思绪飘忽不定,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场景变幻跳跃,人物若隐若现,或明或暗,仿佛绘画大师的印象人物画。单纯的情节、单纯的故事,却让人感觉永远的隐痛——过去的痛和现在的痛——所有的美丽都敌不过,在任何时候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浮现。

班维尔在2006年3月上上海电影节上曾经这样说:“所有美誉我照单全收,我是个天才——为写作而生。当然我认为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细节’,大到浩瀚宇宙,小到尘埃都包含了平静而惊人的细节。我要做的就是抓住细节,我区别其他作家的就是:我能够在庸常事物的细枝末节之处抓住他们的光芒。”

今年,班维尔其他几本代表作品:《正辞》、《雅典娜》、《幽灵》、《无法企及》也将出版。



## Galanz 格兰仕 美丽光波美化家

临近岁末,工作繁重,疲累自不必说。但是每当回到家,与妻女坐在客厅看着电视,吹着空调和暖的风,温馨的感觉常常让我忘却了已是寒冬……

上周刚搬新家,顺便添了几件家电,光波空调,电磁炉、电饭煲……选的竟都是格兰仕。妻子说,娘家那台微波炉用了六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牌子过硬质量就好。像刚买的那款红色格兰仕“三鲜风”光波空调,也是妻子“钦点”的。她说,产品功能好,设计上还与我们家暖色基调的搭配很协调。

妻子很感性,又不失理性。这是我对她一直不变的评价。就

说选的那台“三鲜风”光波空调吧,除了平板幻彩设计、超薄机身的新潮设计外,性价比真的很高,能效比高达国家节能1级标准,一年下来可是能省一大笔电费。它特有超低静音、超远距离多角度送风、“双色预警”智控换新风等功能,极尽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妙的是,它独特的智能滑盖错位吻合出风口设计,能除尘更节能。

暖融融,亮堂堂,光波空调为家创造了非一般的美。

